

明 | 抱瓮老人

今古奇观

二

〔明〕抱翁老人辑

今古奇观 二

冯保善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不是姻缘莫强求，姻缘前定不须忧。

任从波浪翻天起，自有中流稳渡舟。

话说正德年间，苏州府昆山县大街有一居民，姓宋，名敦，原是宦家之后，浑家卢氏。夫妻二口不做生理，靠着祖遗田地，见成收些租课为活。年过四十，并不曾生得一男半女。宋敦一日对浑家说：“自古道‘养儿待老，积谷防饥’。你我年过四旬，尚无子嗣。光阴似箭，眨眼头白，百年之事靠着何人？”说罢，不觉泪下。卢氏道：“宋门积祖善良，未曾作恶造业；况你又是单传，老天决不绝你祖宗之嗣。招子也有早晚，若是不该招时，便是养得长成，半路上也抛撇了，劳而无功，枉添许多悲泣。”宋敦点头道是。

方才拭泪未干，只听得堂中有人咳嗽，叫唤道：“玉峰在家么？”原来近时风俗，不论大家小家，都有个外号，彼此相称。玉峰乃是宋敦的外号。宋敦侧耳而听，叫唤第

二句，便认得声音是刘顺泉。那刘顺泉双名有才。积祖驾一只大船，揽载客货，往各省交卸，趁得好些水脚银两。一个十全的家业，团团都做在船上。就是这只船本，也值几百金，浑身是香楠木打造的。江南一水之地，多有这行生理。那刘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，听得是他声音，连忙趋出堂中。彼此不须作揖，拱手相见，分坐看茶，自不必说。宋敦道：“顺泉今日如何得暇？”刘有才道：“特来与玉峰借件东西。”宋敦笑道：“宝舟缺什么东西，到与寒家相借？”刘有才道：“别的东西不来干渎，只这件是宅上有馀的，故此敢来启口。”宋敦道：“果是寒家所有，决不相吝。”刘有才不慌不忙，说出这件东西来。正是：

背后并非擎诏，当前不是围胸；鹅黄细布密针缝，净手将来供奉。 还愿曾装冥钞，祈神并衬威容；名山古刹几相从，染下炉香浮动。

原来宋敦夫妻二口，因难于得子，各处烧香祈嗣，做成黄布袱、黄布袋，装裹佛马楮钱之类。烧过香后，悬挂于家中佛堂之内，甚是志诚。原来刘有才长于宋敦五年，四十六岁了，阿妈徐氏亦无子息。闻得徽州有盐商求嗣，新建陈州娘娘庙于苏州阊门之外，香火甚盛，祈祷不绝，刘有才恰好有个方便，要驾船往枫桥接客，意欲进一炷香，却不曾做得布袱布袋，特特与宋家告借。其时说出缘故，宋敦沉思不语。刘有才道：“玉峰莫非有吝惜之心么？若污坏时，一个就赔两个。”宋敦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只是一

件，既然娘娘庙灵显，小于亦欲附舟一往，只不知几时去？”刘有才道：“即刻便行。”宋敦道：“布袱布袋，拙荆另有一副，共是两副，尽可分用。”刘有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宋敦入内，与浑家说知欲往郡城烧香之事，卢氏也好生欢喜。宋敦于佛堂挂壁上，取下两副布袱布袋，留下一副自用，将一副借与刘有才。刘有才道：“小子先往舟中伺候，玉峰可快来。船在小西门驷马桥下，不嫌怠慢时，吃些见成素饭，不消带米。”宋敦应允。当下忙忙的办下些香烛纸马阡之类，打叠包裹，穿了一件新联就的洁白湖绸道袍，径出小西门下船。趁着顺风，不勾半日，七十里之程，等闲到了。天色已晚，把船径放到枫桥停泊。那枫桥乃四方商贾聚集之地，舳舻相接，一望无际。昔人有诗云：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次日起个黑早，在船中洗盥罢，吃了些素食，净了口手，一对儿黄布袱收下冥财，黄布袋安插纸马、文疏挂于项上，离了船头，慢腾腾步到陈州娘娘庙前，刚刚天晓。庙门虽开，殿门还关着。二人在两廊游绕，观看了一遍，果然造得齐整。正在赞叹，呀的一声，殿门开了，就有庙祝出来迎接进殿。其时香客未到，烛架尚虚。庙祝放下琉璃灯来，取火点烛，讨文疏替他通陈祷告。二人焚香礼拜已毕，各将几十文钱，酬谢了庙祝，化纸出门。刘有才再

要邀宋敦到船，宋敦不肯。当下刘有才将布袱、布袋交还宋敦，各各称谢而别。

刘有才自往枫桥接客去了。宋敦看天色尚早，要往娄门趁船回家。刚欲移步，听得墙下呻吟之声。近前看时，却是矮矮一个芦席棚搭在庙垣之侧，中间卧着个有病的老和尚，恹恹欲死。呼之不应，问之不答。宋敦心中不忍，停眸而看。傍边一人走来说道：“客人，你只管看他则甚？要便做个好事了去。”宋敦道：“如何做个好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此僧是陕西来的，七十八岁的。他说一生不曾开荤，每日只诵《金刚经》。三年前在此募化建庵，没有施主，搭这个芦席棚儿住下，诵经不辍。这里有个素饭店，每日只上午一餐，过午就不用了。也有人可怜他，施他些钱米，他就把来还了店上的饭钱，不留一文。近日得了这病，有半个月不用饮食了。两日前还开口说得话，我们问他：‘如此受苦，何不早去罢？’他说：‘因缘未到，还等两日。’今早连话也说不出，早晚待死。客人若可怜他时，买一口薄薄棺材，焚化了他，便是做好事。他说‘因缘未到’，或者这因缘就在客人身上。”宋敦想道：“我今日为求嗣而来，做一件好事回去，也得神天知道。”便问道：“此处有棺材店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出巷陈三郎家就是。”宋敦道：“烦足下同往一看。”

那人引路到陈家来。陈三郎正在店中支分锯匠解木。那人道：“三郎，我引个主顾作成你。”三郎道：“客人若

要看寿板，小店有真正婺源加料双拷的在里面。若要见成的，就店中但凭拣择。”宋敦道：“要见成的。”陈三郎指着一副道：“这是头号，足价三两。”宋敦未及还价，那人道：“这个客官是买来舍与那芦席棚内老和尚做好事，你也有一半功德，莫要讨虚价。”陈三郎道：“既是做好事的，我也不敢要多，照本钱一两六钱罢，分毫少不得了。”宋敦道：“这价钱也是公道了。”想起汗巾角上带得一块银子，约有五六钱重，烧香剩下，不上一百铜钱，总凑与他，还不勾一半。“我有处了，刘顺泉的船在枫桥不远。”便对陈三郎道：“价钱依了你，只是我要到一个朋友处借代，少顷便来。”陈三郎到罢了，说道：“任从客便。”那人弗然不乐道：“客人既发了慈悲心，却又做脱身之计。你身边没有银子，来看则甚？”说犹未了，只见街上人纷纷而过，多有说：“这老和尚，可怜半月前还听得他念经之声，今早呜呼了。”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那人道：“客人不听得说么？那老和尚已死了，他在地府睁眼等你断送哩！”宋敦口虽不语，心下覆想道：“我既是看定了这具棺木，倘或往枫桥去，刘顺泉不在船上，终不然呆坐等他回来。况且常言得‘价不择主’。倘别有个主顾添些价钱，这副棺木卖去了，我就失信于此僧了。罢，罢！”便取出银子，刚刚一块，讨等来一称，叫声惭愧！原来是块元宝锭心，看时像少，称时便多，到有七钱

多重，先教陈三郎收下。将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联就的洁白湖绸道袍脱下，道：“这一件衣服，价在一两之外，倘嫌不值，权时相抵，待小子取赎。若用得时，便乞收算。”陈三郎道：“小店大胆了，莫怪计较。”将银子、衣服收过了。宋敦又在髻上拨下一根银簪，约有二钱之重，交与那人，道：“这枝簪相烦换些铜钱，以为殡殓杂用。”当下店中看的人都道：“难得这位做好事的客官。他担当了大事去，其余小事，我们地方上也该凑出些钱钞相助。”众人都凑钱去了。宋敦又复身到芦席边，看那老僧，果然化去，不觉双眼垂泪，分明如亲戚一般，心下好生酸楚，正不知甚么缘故。不忍再看，含泪而行。到娄门时，航船已开，乃自唤一只小船，当日回家。

浑家见丈夫黑夜回来，身上不穿道袍，面又带忧惨之色，只道与人争竞，忙忙的来问。宋敦摇首道：“话长哩！”一径走到佛堂中，将两副布袱布袋挂起，在佛前磕了个头，进房坐下，讨茶吃了，方才开谈，将老和尚之事备细说知。浑家道：“正该如此！”也不嗔怪。宋敦见浑家贤慧，到也回愁作喜。

是夜，夫妻二口睡到五更，宋敦梦见那老和尚登门拜谢，道：“檀越命合无子，寿数亦止于此矣！因檀越心田慈善，上帝命延寿半纪。老僧与檀越又有一段因缘，愿投宅上为儿，以报盖棺之德。”卢氏也梦见一个金身罗汉走进房里，梦中叫喊起来，连丈夫也惊醒了。各言其梦，似

信似疑，嗟叹不已，正是：

种瓜还得瓜，种豆还得豆；

劝人行好心，自作还自受。

从此卢氏怀孕。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孩儿。因梦见金身罗汉，小名金郎，官名就叫宋金。夫妻欢喜自不必说。此时，刘有才也生一女，小名宜春。各各长成，有人撺掇两家对亲。刘有才到也心中情愿，宋敦却嫌他船户出身，不是名门旧族，口虽不语，心中有不允之意。

那宋金方年六岁，宋敦一病不起，呜呼哀哉了。自古道：“家中百事兴，全靠主人命。”十个妇人，敌不得一个男子。自从宋敦故后，卢氏掌家。连遭荒歉，又里中欺他孤寡，科派户役，卢氏撑持不定，只得将田房渐次卖了，赁屋而居。初时还是诈穷，以后坐吃山崩，不上十年，弄得真穷了。卢氏亦得病而亡。

断送了毕，宋金只剩得一双赤手，被房主赶逐出屋。无处投奔，且喜从幼学得一件本事，会写会算。偶然本处一个范举人，选了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，正要寻个写算的人。有人将宋金说了，范公就教人引来。见他年纪幼小，又生得齐整，心中甚喜。叩其所长，果然书通真草，算善归除，当日就留于书房之中，取一套新衣与他换过，同桌而食，好生优待。择了吉日，范知县与宋金下了官船，同往任所。正是：

冬冬画鼓催征棹，习习和风荡锦帆。

却说宋金虽然贫贱，终是旧家子弟出身。今日做范公门馆，岂肯卑污苟贱，与童仆辈和光同尘，受其戏侮！那些管家们欺他年幼，见他做作，愈有不然之意。自昆山起程，都是水路，到杭州便起早了。众人撺掇家主道：“宋金小厮家，在此写算服事老爷，还该小心谦逊。他全不知礼。老爷优待他忒过分了，与他同坐同食。舟中还可混帐，到陆路中火歇宿，老爷也要存个体面。小人们商议，不如教他写一纸靠身文书，方才妥贴。到衙门时，他也不敢放肆为非。”

范举人是棉花做的耳朵，就依了众人言语，唤宋金到舱，要他写靠身文书。宋金如何肯写？逼勒了多时，范公发怒，喝教剥去衣服，逐出船去。众苍头拖拖拽拽，剥的干干净净，一领单布衫，赶在岸上，气得宋金半晌开口不得。只见轿马纷纷，伺候范知县起陆，宋金含着双泪，只得回避开去。身边并无财物，受饿不过，少不得学那两个古人：

伍相吹箫于吴门，韩王寄食于漂母。

日间街坊乞食，夜间古庙栖身。还有一件，宋金终是旧家子弟出身，任你十分落薄，还存三分骨气，不肯随那叫街乞丐一流，奴言婢膝，没廉没耻。讨得来便吃了，讨不来忍饿。有一顿没一顿，过了几时，渐渐面黄肌瘦，全无昔日丰神。正是：

好花遭雨红俱褪，芳草经霜绿尽凋。

时值暮秋天气，金风催冷，忽降下一场大雨。宋金食缺衣单，在北新关关王庙中，担饥受冻，出头不得。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。宋金将腰带收紧，那步出庙门来，未及数步，劈面遇着一人。宋金睁眼一看，正是父亲宋敦的最契之友，叫做刘有才，号顺泉的。宋金无面目见江东父老，不敢相认，只得垂眼低头而走。那刘有才早已看见，从背后一手挽住，叫道：“你不是宋小官么？为何如此模样？”宋金两泪交流，叉手告道：“小侄衣衫不齐，不敢为礼了。承老叔垂问。”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将范知县无礼之事，告诉了一遍。刘翁道：“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’你肯在我船上相帮，管教你饱暖过日。”宋金便下跪，道：“若得老叔收留，便是重生父母。”

当下刘翁引着宋金到于河下。刘翁先上船，对刘姬说知其事。刘姬道：“此乃两得其便，有何不美。”刘翁就在船头上招宋小官上船，于自身上脱下旧布道袍，教他穿了，引他到后艄，见了妈妈徐氏，女儿宜春在傍，也相见了。宋金走出船头，刘翁道：“把饭与宋小官吃。”刘姬道：“饭便有，只是冷的。”宜春道：“有热茶在锅内。”宜春便将瓦罐子舀了一罐滚热的茶。刘姬便在厨柜内取了些腌菜，和那冷饭，付与宋金道：“宋小官，船上买卖，比不得家里，胡乱用些罢！”宋金接得在手。又见细雨纷纷而下，刘翁叫女儿：“后艄有旧毡笠，取下与宋小官戴。”宜春取旧毡笠看时，一边已自绽开。宜春手快，就

盘髻上拔下针线将绽处缝了，丢在船篷之上，叫道：“拿毡笠去戴。”宋金戴了破毡笠，吃了茶淘冷饭。刘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，扫抹船只，自往岸上接客，至晚方回。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刘翁起身，见宋金在船头上闲坐，心中暗想：“初来之人，莫惯了他。”便吆喝道：“个儿郎吃我家饭，穿我家衣，闲时搓些绳，打些索，也有用处，如何空坐？”宋金连忙答应道：“但凭驱使，不敢有违！”刘翁便取一束麻皮，付与宋金，教他打索子。正是：

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

宋金自此朝夕小心，辛勤做活，并不偷懒。兼之写算精通，凡客货在船，都是他记帐，出入分毫不爽。别船上交易，也多有央他去拿算盘，登帐簿。客人无不敬而爱之，都夸道：“好个宋小官，少年伶俐。”刘翁、刘姬见他小心得用，另眼相待，好衣好食的管顾他，在客人面前，认为表侄。宋金亦自以为得所，心安体适，貌日丰腴，凡船户中，无不欣羡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二年有馀。刘翁一日暗想：“咱家年纪渐老，止有一女，要求个贤婿以靠终身。似宋小官一般，到也十全之美。但不知妈妈心下如何？”是夜与妈妈饮酒半醺，女儿宜春在傍，刘翁指着女儿对妈妈道：“宜春年纪长成，未有终身之托，奈何？”刘姬道：“这是你我靠老的一桩大事，你如何不上紧？”刘翁道：“我也日常在

念，只是难得个十分如意的。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，千中选一，也就不能勾了。”刘姬道：“何不就许了宋小官？”刘翁假意道：“妈妈说那里话！他无家无倚，靠着我船上吃饭，手无分文，怎好把女儿许他？”刘姬道：“宋小官是宦家之后，况系故人之子。当初他老子存时，也曾有人议过亲来，你如何忘了？今日虽然落薄，看他一表人材，又会写，又会算，招得这般女婿，须不辱了门面，我两口儿老来也得所靠。”刘翁道：“妈妈，你主意已定否？”刘姬道：“有什么不定？”刘翁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

原来刘有才平昔是个怕婆的，久已看上了宋金，只愁妈妈不肯；今见妈妈慨然，十分欢喜，当下便唤宋金，对着妈妈面许了他这头亲事。宋金初时也谦逊不当，见刘翁夫妇一团美意，不要他费一分钱钞，只索顺从。刘翁往阴阳生家选择周堂吉日，回复了妈妈，将船驾回昆山。先与宋小官冠了，做一套绸绢衣服与他穿了，浑身新衣、新帽、新鞋、新袜，妆扮得宋金一发标致：

虽无子建才八斗，胜似潘安貌十分。

刘姬也替女儿备办些衣饰之类。吉日已到，请下两家亲戚，大设喜筵，将宋金赘入船上为婿。次日，诸亲作贺，一连吃了三日喜酒。宋金成亲之后，夫妻恩爱，自不必说。从此船上生理，日兴一日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过了一年零两个月。宜春怀孕日满，产下一女。夫妻爱惜如金，轮流怀抱。期岁方过，此女害

了痘疮，医药不效，十二朝身死。宋金痛念爱女，哭泣过哀，七情所伤，遂得了个癆瘵之疾。朝凉暮热，饮食渐减，看看骨露肉消，行迟走慢。刘翁、刘姬初时还指望他好，替他迎医问卜。迟至一年之外，病势有加无减，三分人，七分鬼。写也写不动，算也算不动。到做了眼中之钉，巴不得他死了干净，却又不死。两个老人家懊悔不迭，互相抱怨起来。当初只指望半子靠老，如今看这货色不死不活，分明一条烂死蛇缠在身上，摆脱不下。把个花枝般女儿，误了终身，怎生是了？为今之计，如何生个计较，送开了那冤家，等女儿另招个佳婿，方才称心。

两口儿商量了多时，定下个计策，连女儿都瞒过了，只说有客货在于江西，移船往载。行至池州五溪地方，到一个荒僻的所在，但见孤山寂寂，远水滔滔，野岸荒崖，绝无人迹。是日小小逆风，刘公故意把舵使歪，船便向沙岸上阁住，却教宋金下水推舟。宋金手迟脚慢，刘公就骂道：“癆病鬼！没气力使船时，岸上野柴也砍些来烧烧，省得钱买。”宋金自觉惶愧，取了斫刀，挣扎上岸。行到茂林深处，树木虽多，那有气力去砍伐，只得拾些儿残柴，割些败棘，抽取枯藤，束做两大捆，却又没有气力背负得去。心生一计，再取一条枯藤，将两捆野柴穿做一捆，露出长长的藤头，用手挽之而行，如牧童牵牛之势。行了一时，想起忘了斫刀在地，又复身转去，取了斫刀，也插入柴捆之内，缓缓的拖下岸来。到于泊舟之处，已不

见了船，但见江烟沙岛一望无际。

宋金沿江而上，且行且看，并无踪影。看看红日西沉，情知为丈人所弃。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觉痛切于心，放声大哭。哭得气咽喉干，闷绝于地，半晌方苏。忽见岸上一老僧，正不知从何而来，将拄杖卓地，问道：“檀越伴侣何在？此非驻足之地也！”宋金忙起身作礼，口称姓名：“被丈人刘翁脱赚，如今孤苦无归，求老师父提挈，救取微命。”老僧道：“贫僧茅庵不远，且同往暂住一宵，来日再做道理。”

宋金感谢不已，随着老僧而行。约莫里许，果见茅庵一所。老僧敲石取火，煮些粥汤，把与宋金吃了，方才问道：“令岳与檀越有何仇隙？愿问其详。”宋金将入赘船上及得病之繇，备细告诉了一遍。老僧道：“老檀越怀恨令岳乎？”宋金道：“当初求乞之时，蒙彼收养婚配，今日病危见弃，乃小生命薄所致，岂敢怀恨他人？”老僧道：“听子所言，真忠厚之士也。尊恙乃七情所伤，非药餌可治，惟清心调摄可以愈之。平日间曾奉佛法诵经否？”宋金道：“不曾。”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赠，道：“此乃《金刚般若经》，我佛心印。贫僧今教授檀越，若日诵一遍，可以息诸妄念，却病延年，有无穷利益。”宋金原是陈州娘娘庙前老和尚转世来的，前生专诵此经。今日口传心受，一遍便能熟诵，此乃是前因不断。

宋金和老僧打坐，闭眼诵经。将次天明，不觉睡去。

及至醒来，身坐荒草坡间，并不见老僧及茅庵在那里。《金刚经》却在怀中，开卷能诵。宋金心下好生诧异。遂取池水净口，将经朗诵一遍，觉万虑消释，病体顿然健旺。方知圣僧显化相救，亦是夙因所致也。宋金向空叩头，感谢龙天保佑。然虽如此，此身如大海浮萍，没有着落。信步行去，早觉腹中饥馁。望见前山林木之内，隐隐似有人家，不免再温旧稿，向前乞食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，难过福来。正是：

路逢尽处还开径，水到穷时再发源。

宋金走到前山一看，并无人烟，但见枪、刀、戈、戟遍插林间。宋金心疑不决，放胆前去，见一所败落土地庙，庙中有大箱八只，封锁甚固，上用松茅遮盖。宋金暗想：“此必大盗所藏。布置枪刀，乃惑人之计。来历虽则不明，取之无碍。”心生一计，乃折取松枝插地，记其路径，一步步走出林来，直至江岸。

也是宋金时亨运泰，恰好有一只大船，因逆浪冲坏了舵，停泊于岸下修舵。宋金假作慌张之状，向船上人说道：“我陕西钱金也。随吾叔父走湖广为商，道经于此，为强贼所劫，叔父被杀。我只说是跟随的小郎，久病乞哀，暂容残喘。贼乃遣夥内一人，与我同往土地庙中，看守货物，他又往别处行劫去了。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死，我得脱身在此，幸方便载我去。”舟人闻言，不甚信。金又道：“见有八巨箱在庙内，皆我家财物。庙去此

不远，多央几位上岸，抬归舟中，愿以一箱为谢。必须速往。万一贼徒转回，不惟无及于事，且有祸患！”众人都是千里求财的，闻说有八箱货物，一个个欣然愿往。当时聚起十六筹后生，准备八副绳索杠棒，随宋金往土地庙来，果见巨箱八只。其箱甚重，每二人抬一箱，恰好八杠。宋金将林子内枪刀收起，藏于深草之内，八个箱子都下了船。舵已修好了，舟人问宋金道：“老客今欲何往？”宋金道：“我且往南京省亲。”舟人道：“我的船正要往瓜州，却喜又是顺便。”当下开船，约行五十馀里方歇。众人奉承陕西客有钱，到凑出银子，买酒买肉，与他压惊称贺。

次日西风大起，挂起帆来，不几日，到了瓜州停泊。那瓜州到南京，只隔十馀里江面，宋金另换了一只渡船，将箱笼只拣重的抬下七个，把一个箱子送与舟中众人，以践其言。众人自去开箱分用，不在话下。

宋金渡到龙江关口，寻了店主人家住下。唤铁匠对了钥匙，打开箱看时，其中充牣，都是金玉珍宝之类。原来这夥强盗积之有年，不是取之一家，获之一时的。宋金先把一箱所蓄鬻之于市，已得数千金。恐主人生疑，迁寓于城内，买家奴伏侍，身穿罗绮，食用膏粱。馀六箱，只拣精华之物留下，其他都变卖，不下数万金。就于南京仪凤门内，买下一所大宅，改造厅堂园亭，制办日用家火，极其华整。门前开张典铺，又置买田庄数处，家僮数十房，